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吴宏庆 著

做个好人

并不难

心灵琴声

绝对头条

两把同心锁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

你就是我的英雄

玫瑰胸针

别让眼泪左右爱情

吹萨克斯的男人

一个人的婚纱照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做个好人并不难

吴宏庆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做个好人并不难 / 吴宏庆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4.1

(中国新传说)

ISBN 978-7-5078-3660-8

I. ①做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1043号

做个好人并不难

著者	吴宏庆
责任编辑	张娟平 赵晶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1.5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60-8/I·452
定 价	18.00元

CR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获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目 录

- 
- 忠村的故事 /001
我也是你们的学生 /012
绝对头条 /017
做个好人并不难 /022
儿子失踪后 /026
人到四十豆腐渣 /031
你就是我的英雄 /037
倒霉的狱中分红 /042
千万不要诬陷好人 /047
幸福的生日 /053
妈妈，你是母老虎 /059
琴声悠扬 /065
父与女的战争 /071
为谁而道歉 /077
谁是最佳演员 /083
我想洗脚了 /088
按摩爱情 /094



一定不要犯错误 /099

爱是做出来的 /105

别让眼泪左右爱情 /111

两把同心锁 /116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/121

一个人的婚纱照 /126

永远有多远 /131

花只因为你而开 /136

两枚钻戒 /142

玫瑰胸针 /145

吹萨克斯的男人 /150

心灵琴声 /155

千里追捕 /161

不打不相识 /167

铁打营盘流水兵 /174

忠村的故事

一、抗争

虽然忠村百姓跟新达拆迁公司素来有矛盾，一个要拆，一个不让拆，闹得不可开交的，但忠村百姓特别是李丰存没有想到，新达公司竟会派了辆推土机来刨自己的房子。

事后想起，这事完全是预谋的。那天忠村老支书李丰存接到新达拆迁公司的电话，请他代表忠村百姓去公司谈判。新达公司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专业拆迁公司，因为有家地产公司看上了忠村的地，知道忠村人不好惹，就把这块烫手的芋头丢给了新达。原本开发商开的价码就不高，而且新达要赚钱，就不可能按照开发商承诺的补偿额跟村民谈判，于是双方谈一次崩一次。这一回，新达给李丰存的电话里说已经请示过领导，决定作一次大的让步。李丰存就去了，可是他在新达公司等了半天，也没见有人来跟他谈判，后来，他接到村里人的电话，说有人在刨他的房子。

李丰存赶到家后，发现全村能动的人几乎都围在他的家门口。而他的二层小楼的二楼墙面已经被刨了一个大洞。那个推土机司机被人们围观呵斥着，已是面无人色了。李丰存来到司机面前，

问道：“是谁让你来的？”

司机哆嗦着声音道：“是、是新达公司让我们来的。”

李丰存有新达公司张经理的电话，他拨了个电话过去。张经理接到电话，呵呵笑道：“老李啊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张经理啊，是你派人来平我的房子的？”

“什么？有这事？”张经理很是惊讶，“不可能啊，谈判没谈好，我怎么能做这种事？”

李丰存说：“我就说嘛，你怎么能做这种蠢事。”他回头对那个司机说，“张经理说他没有派你来。这怎么说？”

司机急了：“虽然不是他亲自让我来的，可我是新达公司的人，要不是上面有命令，我怎么会来呢？”

村民李小三在边上挽袖子，说：“丰存叔，别跟他扯淡了，要我看，咱们一人揍一拳得了。”

忠村男女老少两千多口，这一人揍一拳，不得把人当场打死？司机吓得连连告饶，说自己也是拿钱办事，何必找他们这些小角色出气呢。李丰存制止了李小三，让村人找个地方将司机好好喝地供起来，千万不要为难他，但除了他下令之外，谁来领也不行。

大家渐渐散去，李丰存看着自己被捣了小半个的屋子，感慨万千。十年前，忠村还是一个远离城市的村落，大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压根儿没想到浩浩荡荡的城市规划会将自己也规划进去。先是自留地被征收，现在又轮到了房子。新达公司提出了两种赔偿方式，一是拆一补一，可补给拆迁户的房子几乎到邻市去了；还有一种是现金赔偿，一平方米补三千元，但现在哪怕是市郊，房价也到了五六千。补的那点儿钱啥也买不到。忠村百姓愤怒了，他们决定抗争一回。

忠村的抗争意识是有传统的，往远了说，抗战那会儿是八路军的根据地，往近了说，在一九六几年时，忠村为了保护一个被打倒的官员，更是全村总动员，把村里弄得铁桶一般，硬是保护了那官员整整两年时间，直至云开雾散……

现在，忠村百姓要为自己的房子抗争了。

二、武攻

第二天，忠村来了两个民警。民警说新达公司报警了，忠村私下扣留人员，这是犯法的，趁早将人放出来，免得吃官司。可是，他们找来找去，根本没人搭理他们。最后，还是李小三过来跟他们说：“家都没了，吃了官司还有个安身之处呢。”两个民警顿时面面相觑。

消息回馈到新达公司，张经理牙痛似的抽着冷气。虽然对忠村百姓的彪悍早有耳闻，可他还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敢扣人。去领人吧，对方必然会狮子大开口，不领人吧，司机的家属可说了，再不把人领回来，她就睡到他家去。

这时，保安部主任刘万从门口走过，张经理灵光一闪，叫住了他。

刘万的职责其实就是打手。此人是市里一位官员的儿子，早年坐牢，出狱后更是变本加厉，与市里那些混混头儿都混得溜熟。张经理把他请来当主任，看中的就是他的江湖地位。做拆迁工作的，手底下没硬角色不行。刘万进来后，问道：“经理，有啥事？”

张经理就把这事对他说了。刘万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要我说，早该对他们动武了，一帮泥腿子，还能整出什么大花样来。经理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你留点儿神，我可听说这忠村人个个儿人精一样，你别栽在这里了。还有，别闹得太大，更别出人命。”

刘万一拍胸脯：“放心吧你就。我心里有数。”

刘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，开始打电话。明码标价，一人一百块，当场发放。到中午时，刘万来到集合地点，也就是忠村前面的一个广场上，一看，好家伙，黑压压的一片，足有上百人。刘万很有气势地一挥手，众人便向忠村开拔。一路上有工地在施工盖房子，众人顺手就捡起砖头和棍子等建筑废品。到达忠村后，已是个个手里都有武器了。

可是，进了忠村后，众人都有些傻眼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刘万有些发虚，难道这是忠村人给自己摆了个空城计？他们是来打人的，可是找不到人打，但一人一百块钱不能白给，他一挥手，叫道：“砸！”顿时响起一片窗玻璃和门框的破碎声。

004

砸了一会儿，刘万觉得有些不对，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一个人出来？猛地，有人叫道：“他们来了。”刘万一回头，看到有人从那狭窄的街头向这边走来。刘万乐了，正要指挥众人上前去打，却发现走在前面的那些村民手里扛着一个木制的东西，很高，像是超大型的路障一般，宽度正好跟这条街道差不多。随后，几条街道都出现了扛着这东西的村民，前排的村民将混混们逼到一块，随后将路障放在地上，一闪身，进了一间屋子，后排又出现了一排路障，摆好之后村民们又闪身进屋，如此，几个路障就将道路死死地堵住了。刘万还没反应过来时，突然听到头顶上有开窗子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他们已经被逼到两幢七层建筑之间。

不好，中埋伏了！刘万张大嘴巴正要喊大家小心，突然“哗啦”一声响，就被什么东西给泼了个满头满嘴，鼻子里顿时就

闻到一股恶臭。撩开挂在眼睛上的粪便，迷迷糊糊间，他看到临街两旁的楼上都站满了形形色色的女人，正手拿脸盆，像倒洗脸水一般往下泼着。

这帮乌合之众立即炸了窝，跳着，跑着，人挤着人，人踩着人，好不容易挤到边上的，又被路障给挡住了去路。一时间，恶臭铺天盖地，那些粪便掉在地上又特别滑，他们往往刚站起来，就被挤得滑倒。一百多人就像掉进粪坑的老鼠一般，乱成了一片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李丰存报了警。数十个警察全副武装地赶到时，混混们如见亲人一般，眼泪哗哗的。警察让他们排成一队，到附近的一个工地上借了水龙头挨着个地清理了一番，才一一带到局里去。

张经理正在喝茶，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时，惊得连杯子都掉了。警察告诉他：“据我们的分析，忠村村民在这件事上是值得大力表扬的，他们尽最大的能力克制了报复的情绪。”

“可、可他们泼粪了！”

“但至少没有扔砖头子。”

“那你们不打算处理忠村百姓了？”

“当然是要处理的。那些混混砸了不少东西，这些都是要赔的。他们都说是受了一个叫刘万的人的雇用，这个刘万是你的人吧？”

张经理一愣，“啪”一声，手机也掉地上了。

三、文谈

张经理思来想去，觉得对付忠村百姓，靠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这个出土匪和刁民的地方，你狠，他能比你更狠。看来，只能仰仗高智商的谈判。于是，他四处请人帮忙找谈判专家，最

后总算找到了一位姓马的专家。

马专家三十多岁的样子，戴着个无框眼镜，打扮得斯斯文文的，但给人的感觉却又很有张力。

张经理将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出来。只见马专家不时在本子上记着些什么，随后，他闭目沉思片刻，睁开眼睛时，说：“过两天我回复你。”

两天后，马专家胸有成竹地找到张经理，说自己这两天去忠村暗访了，发现有不少村民正在把家私往外搬。这就说明，他们在心里已经认同搬迁了，不搬，无非就是条件没谈好，而这，正是他的强项。

张经理立即约了李丰存见面。到了约定时间，张经理带马专家去了忠村。村民李小三将他们领进了村委会，说丰存叔一会儿就到，让他们等等。

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，张经理极其不耐烦，问李小三。李小三正在看电视，挥手说不知道。张经理又打李丰存的电话，却被告知暂时无法接听。倒是马专家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，他对张经理说：“这是攻心计，张经理少安毋躁。”张经理如醍醐灌顶，心想专家果然是专家，便也静下心来，拿起旁边的报纸看了起来。

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李丰存这才进了屋来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有点事给耽误了。”

张经理无所谓地说：“没事，平日太忙了，还要感谢你给了我们两三个小时的偷闲时间。”双方像没事儿人一样热烈握手。

李丰存指着马专家说道：“这位眼生，是……”

“我姓马，是新达公司新来的。请多多关照。”马专家鞠了个躬。李丰存乐了，对张经理说：“呵呵，还是你的人有礼貌啊。”

张经理开门见山：“实话说了吧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领那司机的。这都好几天了，你也该放人了吧。”

李丰存收起嘻嘻哈哈的表情，正色说：“他把我的房子刨了一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张经理尚未说话，马专家抢先说：“赔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过，房子已经在拆迁的计划里，所以，我们的赔偿将放进拆迁费里给你。”

张经理暗叫一声绝，果然是专家，一开口便将李丰存的路堵死了，他要这笔钱，就相当于答应了拆迁，不要这笔钱，那就怪不了自己了。且看李丰存怎么应付。

李丰存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今天打你一顿，把你腿打残了，然后说，反正你老了也会走不动的，到那时我再补偿给你，你愿意不？”

马专家一愣，说：“你这可是混淆逻辑关系。”

李丰存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，一事一议有时都糊涂，更别说几件事凑一起了。先解决了刨房子的事，再来谈拆迁的事。”

马专家用手指抬了抬眼镜，说：“可这些事都是连环发生的，因为A，所以有了B，有了C和D等，也就是说，D等的产生都是因为有了A，所以要解决了A，才能解决D等。不能先解决了D等，再去一个个解决，否则A又会产生无数个D等……”马专家口齿伶俐，如此复杂的事被他一一剖析。他正说得热闹，张经理用胳膊肘捅了捅他，示意他看李丰存。只见李丰存双手抱胸，头也斜着，眼睛闭着，竟睡着了。

马专家脸涨得通红，使劲地拍了拍桌子，李丰存一激灵坐直了，连声说道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老了，得了失眠的毛病，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，太痛苦了。可是，自打我孙子学英文后，只要他一

读A B C D，奇了怪了，我就立马睡着。对了，刚才说到哪了？”

如果目光能杀人，那马专家此时的眼睛里必定能发射出寒光闪闪的利刃来。他长出一口气，稳定了情绪，说：“我觉得只有先把拆迁的事谈妥了，才能去谈别的事。”

“哦，那你说说拆迁的事怎么谈？”

马专家眼里流露出胜利的表情，刚才那一番说道，显然把这老家伙绕晕了。马专家咳了咳，说：“具体的条件，我们都已经跟你们谈过了。一是拆一补一，拆掉旧房，还你们新房。另一种是现金赔偿，一平方米补三千元……”

“回迁呢？”

“因为这里会建成一个大型商业区，所以不会有回迁。当然，你要从好的方面去想，这里以后会很吵闹的，为了身体好，还是去那些比较安静的地方居住才好……”

李丰存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抓了抓脑壳，问道：“对了，我房子被刨怎么办？”

“你……刚才我们都已经谈到拆迁补偿了，怎么你又谈起刨房子的事？”

“但你好像并没有说怎么解决吧？”

马专家浑身在颤抖，哆嗦了半天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直接拿包走人。张经理赶紧追了上去，问道：“咋了咋了，还没谈好，怎么就走了？”

马专家摘掉眼镜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种人还怎么谈？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典型的农民式狡猾。”

“可你不是号称能搞定一切的专家吗？”

马专家吼道：“我的谈判对象无一不是有学问、有修养的场面人，可是你瞧瞧那老头，整个一老赖皮，完全不按理出牌。我是

谈判专家，不是教人社交礼仪的老师！”

四、和谈

马专家走了，可司机还没领出来。没办法，张经理只好继续回到村委会，刚进去，就看到李丰存和李小三正捧腹大笑。张经理觑着老脸，说：“老李，人还是让我领走吧。”

李丰存笑够了，这才正色说：“张经理，那司机不过是你一个员工，我留他住了几天，你都紧张成这样了。现在你要拆我们的房子，想过我们的感受没有？是，拆迁是市里的规划，我们能够理解，可是你们理解我们吗？”

张经理狡辩说：“我们这不也是没办法吗，其实我们也跟开发商谈过多次了，可人家不松口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对了，张经理，”李丰存突然转移话题，说，“你说奇怪不奇怪，打我第一眼见到你，就觉得你很眼熟。可是人老了，有些事就记不住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见过你。”张经理没说话，心里在想着他是不是又要耍什么花招，这老家伙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老了，可是那心机，十个小伙子也未必能顶得上他。

李丰存又突然冒出一句来：“你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忠村？”张经理一愣，仍然不明白他突然问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李丰存呵呵一笑，转过话题，说：“那司机在你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放了，放心，他没受委屈，好吃好喝的，临走时还拉着我的手说，不想走。”

因为忠村拆迁一事屡次受阻，严重影响了原定的计划，上级领导派了工作组下来，一查，发现补偿款确实是太少了，于是责令补加。很快，昔日热闹的忠村开始荒凉起来。

这天，张经理来到村里，查看搬迁情况，无意中看到李丰存

正仰头四顾，眼中已是老泪纵横了。张经理心里明白，他是舍不得离开这里。张经理不想与他打交道，于是转过身子正要走，身后却传来李丰存的声音：“张经理，等等。”

张经理无奈，只得转过身来，假装很意外的样子，说：“呀，你也在啊，这么巧？”

李丰存呵呵一笑，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木盒给他，说：“看看吧。”随后，他就走了。张经理奇怪地打开盒子，见里面有一张发黄的纸，上面写着：“今欠忠村村民每人一百元整，世代无悔。立字人：张同明。”

张经理大吃一惊，张同明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？再看字迹，确实是父亲的，可父亲怎么会写下这么一张不着边的欠条呢？

张经理的父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。他回到家后，在地下室里找到父亲那本还没写完的回忆录，在里面发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：

1968年7月6日，在数次批斗后，我被殴打至全身骨折六处。就在我以为要这样死了的时候，忠村一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我救到了忠村。我在忠村呆了两年，若不是他们，我早就死了。复出工作之前，我无法表达对他们的感恩心情，于是便写了一张欠条：今欠忠村百姓每人一百元整，世代无悔。只是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感到我不可能还得起这笔钱，于是便自私地当作这张欠条从来不存在一般，也从来没有再踏入忠村一步……

张经理看到这里，内心的震惊无法言喻，这件事就连他也没听说过，可见父亲隐瞒得有多深。而李丰存等忠村百姓手中一直